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十一卷

# 谢安 刘裕 杨坚 李世民

姚家余 主编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十一卷

# 谢安 刘裕 杨坚 李世民

姚家余 主编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中华政治家百杰传. 11/姚家余主编. —延吉:延边大学出版社,  
2006.3

(中华政治家百杰传)

ISBN 7-5634-2193-9

I. 中… II. 姚… III. 政治家—列传—中国 III. K8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9656 号

**中华政治家百杰传**

姚家余 主编

---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)  
徐水精美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 
2006年3月第1版

印张:285 字数:4300千字  
2006年3月第1次印刷

---

· ISBN 7-5634-2193-9/K · 152

定价:1180.00元(1-25册)

# 目录

谢安/1

他出身豪门大族，却愿纵情山水，隐居不仕。在四十一岁的时候，拗不过朝廷征召，不得不出来做官，成了有名的“风流宰相”。然而，他的一生却绝不是风平浪静的……

刘裕/59

勇而有谋，“北府兵”中数“寄奴”。讨桓玄，破南燕，亡后秦，战功赫赫，威名盖主。帝王之尊，是他最后的目标。微言一语，黄袍加身，开始了他帝王生涯……

杨坚/98

隋王朝历史上虽是短命的，然而它所建创的制度，却影响了千秋万代。杨坚这位开国君王之功是不可没的。只可惜他生性惧内，为人指长论短！

李世民/166

文韬武略，大智大勇，皆令后人敬仰，正如史家所言：“听断不惑，从善如流，千载可称，一人而已。”“自古功德，由汉以来未有也。”然而人非圣贤，终有过失。宠爱武媚，是风流、是好色、是功、是过，皆留与后世评说。

# 谢安

他出身豪门大族，却愿纵情山水，隐居不仕。在四十一岁的时候，拗不过朝廷征召，不得不出来做官，成了有名的“风流宰相”。然而，他的一生却绝不是风平浪静的……东晋时，有这样一个，在二十岁的时候，朝廷就召他做官，他婉言谢绝。随后的七八年中，朝廷又多次征召，他还是不为所动，以至于被宣布“终身禁锢”。

他醉心于山水，融身于自然之中，美丽的韶华在如痴如醉地惬意中潇洒地度过。饮酒吟诗，呼朋唤友，与天地同乐，畅快淋漓。

然而，在他四十一岁的时候，还是朝廷让步，请他做官。他出任后仅仅十四年就当上了宰相。几年之后，就总揽朝政。隐就隐得潇洒，仕就仕得显赫，实在令人羡慕不已，他就是被称为东晋“风流宰相”的谢安。

公元 320 年，即东晋元帝太兴三年，东晋建立已经三年了。尽管晋元帝司马睿的才能和声望一般，统治国家得靠王导等士族人物的扶持，而且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严重，东晋境内叛乱也不时有发生，然而，毕竟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，有一些新的气象，从总体上还是有一些生机和活力。士族、平民生活较之以前的战乱相对安宁了一些。

时值春季，大地复苏，嫩嫩的小草悄悄地钻出地面，树木也在慢慢地抽着新枝，秦淮河仿佛霎时变得清澈透明，整个世界都呈现出一片片绿色。

建康城更是热闹纷繁，昔日三国东吴的都城如今已成为东晋的京都。秦淮河上的朱雀桥、文德桥和来德桥上的人群川流不息。这时的建康已成为江南第一大城市，成为东晋政治文化的中心。其中商业尤其发达，城中有四个大市，秦淮河北岸有一个大市，小市十余所。所

以，这人群中不乏推车担担的商人，然而更多的还是去踏春的，这已是许多年留下的风俗，人们争相在这个季节去郊外，去钟山、清凉山、覆舟山、鸡笼山等处游玩，呼吸清新的空气，品味这浓浓的春意。

朱雀桥不远处，有一条相当繁华的街巷，名叫乌衣巷，车水马龙，门庭若市。这一带住着许多的达官显贵，所以呈现商市般的景象。这其中便有谢氏家族，谢氏的祖籍是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。307年，随司马睿一起南渡，来到建业(后为避晋愍帝司马邺名讳改名为建康)。如今在此已经十三年了。谢氏家族不仅站稳了脚，而且不断地兴旺、壮大。谢宅与其它贵族宅院相比，豪华程度为中等以上。院内种有冬青、松柏、垂柳，鸡冠花正含苞待放。黄昏时分，主人谢裒从朝中回来，推开门，便有仆人赶过来。面带笑容：“恭喜老爷，夫人刚生了一位少爷。”谢裒顾不上礼节，飞快地跑到上房。夫人半卧在床上，脸上带着幸福、舒适的微笑，旁边躺着一个婴儿，此时已入睡了，粉红色的小脸显得非常的健康、可爱。谢裒高兴得手舞足蹈，进屋就想抱孩子，谢夫人用手把他轻轻按住：“孩子睡觉了，不要惊动他。”谢裒这才坐下来，仔细端详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谢裒十分喜欢孩子，虽然已先有谢奕和谢报，这是第三个儿子了，但在春意融融的季节，他又得子，心情是十分畅快。谢裒特命管家拿出一些钱，赏赐府中奴仆及婢女，谢裒见这个孩子不哭不闹，十分安静地睡觉，于是便给他起名为谢安，字安石。

据说谢氏远古的始祖是周宣王时的申伯，被封于“谢”地，后来失掉爵位，其子孙后代便以“谢”为姓。谢安的曾祖父谢纘在曹魏时官至典农中郎，主管屯田地区的农业与赋税，地位大致相当于太守，并不算显赫。谢安的祖父谢衡在西晋时被称为“硕儒”，娴于掌故，

通晓礼制。其最有代表性的职务就是国子学祭酒。国子学是晋代全国最高学府，以儒学经典为教材，以贵族子弟为生源，以培养官僚为宗旨。

在茫茫史海中，甚至在谢氏家族中，谢衡都不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。然而，身为“国师”的硕儒谢衡，甚至管教不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使他流为庄老浮华放荡的“达士”，并且转而开启了子孙后世的门风！

谢衡共有三子，谢安的父亲谢裒排行老二，伯父为谢鲲，叔父为谢广。从谢衡以后谢氏家族再没有人好儒学了，庄老玄学成为家庭信奉、谈论的主题。开启者便是谢鲲。这种名士家风对谢安的影响非常大，后来他成为江左风流宰相与此都是分不开的。

魏晋时评论一个人，特别注重人的风度和神韵，据说一个人以后能发展成什么样，小的时候从这两个方面就可以观察出来。贵族家孩子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。谢安生就眉清目秀，皮肤白皙，身体很壮实，即使玩耍时也一招一式，蕴含着风采。那双明亮的眼睛透出他的智慧。谯郡(今安徽亳县)的桓彝，和谢裒的关系不错，一次，他到谢裒家做客。过了一会儿，年仅四岁的谢安走进来，对着谢裒说：“父亲，我把书看完了。”这个年龄就开始读书，令桓彝有些惊讶。他问谢裒：“这是几公子呀？”谢裒有点自豪地说：“三儿子，谢安。”桓彝放下筷子，正视谢安，看了许久，转过身来，不住地赞叹道：“令子风神秀彻，后当不减王东海。”说得谢裒喜笑颜开。王东海也就是王蒙，比谢安年长十多岁，容貌标致，行为放达，自己也为自己的容貌发现感叹，曾经对镜自赏：“王文开竟生下如此漂亮的儿子！”王文开是王蒙的父亲。如此评价在士族中传开去，许多人都知道谢裒之子谢安，谢安也算小有名气。当时朝廷用人非常重视名气，

有名气的人无论有没有才能，都可以做官。所以，谢安受到这样的评价，为他以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谢安从此后更喜爱看庄老的书，他的兴趣逐渐表现在谈玄上。因为他听父亲说，王东海非常善玄理，在当时名气很大，所以谢安就以王东海作为自己的榜样，并想以后和王东海一比高低。

家庭中，伯父谢鲲是名士家风的开启者，谢安对他很是推崇，谢安受到桓彝称赞的消息传到豫章(今江西南昌市)，谢鲲正在豫章做内史，听后非常高兴，专程派人到谢衰宅上道贺。他看到了谢氏下一代的前途，看到了家族的希望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从曹魏开始年间(240—249年)玄学开始产生，之后，整个社会都把能谈玄作为一种时尚。许多人因擅于此而发迹。同时，当时实行的是士族制度，人们重视家事比重视国事重要，只有珍视、竭力护持家族的势力，才能成为子孙后代的升官图和护官符，成为高贵血统的象征与标记。谢鲲当年正是看到这一点，才完全背离父亲谢衡所走的路，苦心钻研玄学，行为也开始放达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那时还在陈郡老家，一个春天的下午，阳光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。谢鲲从早晨就开始看书，看到这时，有些疲惫。他想休息一下，呼吸一下外边的空气，于是把书房的窗户打开，伸个懒腰。忽然发现对面邻居家的窗户也是开的，一个少女正在织布，年龄约十五六岁左右，长得漂亮极了，谢鲲看着看着有些发呆，向上伸的两个胳膊也停在了半空中。他变得兴奋起来，也不在乎什么有“礼”无“礼”的，开始挑逗那位少女。少女脸色通红，手中的活并未放下，还在织着布。谢鲲见其如此，又继续挑逗。少女有些恼怒，悄悄地把织布的梭子握在手里，谢鲲还在眉飞色舞地说着，少女冷不防把梭子打过来，谢鲲的两个门牙被打掉，满嘴都是血。这件事在士林当中传为笑谈，说是“任达不已，幼舆折齿。”谢

鯤字幼輿。他对此却并不在乎，也没有到邻居家计较此事，仍悠然自得地说：“折齿算什么，又不妨碍我啸歌！”以后，依旧高谈阔论，行为毫无收敛。

谢鯤与王敦、庾、阮修相友善，以青年名士彼此标榜，号称“四友”。又与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、胡毋辅之、光逸共八人被时人称为“八达”，“达”，就是在精神上达到庄老的玄远境界，在行为上纵情背礼，狂诞不羁。然而，谢鯤的头脑却非常清醒，有时是佯狂避世，希心方外。谢鯤曾有文集六卷。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残缺不全的为隐士董养《元化论》所写的《元化论序》。董养曾对谢鯤说：“知几其神乎！君可深藏矣！”意思是能够预知吉凶之兆的人才最高明，你应深深隐遁起来避此乱世了。当时，正是长达十六年的“八王之乱”时期。董养说后，自己就带上妻儿，提起行囊，飘然远行，回到巴山蜀水的老家。然而，谢鯤并未效仿，他一面做着官，一面醉酒谈玄来躲避灾祸。他对山水尤其神往。当时有个叫庾亮的名士，是晋明帝司马绍的妻兄，与谢鯤齐名士林。司马绍当时还是东宫太子时，曾问谢鯤：“人家都把你比做庾亮，你自以为如何？”谢鯤答道：“如果端立在庙堂之上，成为百官楷模，那我是自愧不如；如果论到纵意山水丘壑，我自信胜他一筹。”山林皋壤，一向是道家 and 玄学名士的精神家园和心灵依归。在这方面，他们比其他学派有更加开放的心胸和审美的情怀，有更为超越的精神。谢鯤身为达士，心仪庄老，自然神往山水。这对谢安久居东山，应该有很大的影响的。

谢安五岁时，伯父谢鯤死于豫章。人虽故去，却开启了名士家风，清言放达，怡山悦水的传统留了下来，成为谢氏家族的风尚。

谢安每日都要在书房花费一定的时间读书，之后才随谢奕、谢据出去玩，四弟谢万也跟在后面。谢万比谢安只小一岁，长得也非常俊

秀，聪慧过人，只是任性浮躁，善于炫耀。院中有一处池塘，荷叶铺满水面，由塘边向里堆积有十多块怪石，延伸有丈许，宽为几尺左右，既添塘中风景，又可在上面垂钓。谢奕、谢据和谢万都擅长钓鱼，每次都能钓很多，惟有谢安，行动总显迟缓，当鱼把诱饵都吃掉后，才拿起，也许他的心不在钓鱼。他更愿看的是荷叶田田，鱼儿在水中嬉戏。

谢安十二三岁的时候，便与其他士族子弟来往，人们看到他时都称赞说：“神识沉敏，风神条畅”、“风神条畅”，也就是说他那聪慧、优雅的精神面貌与气质。长到十八九岁，谢安已经成为一个善谈玄理的青年。当年，桓彝称他：“后当不减王东海”时，他还小，不知道王东海究竟何许人也。现在，他长大了，便想登门拜访这位自己所“不减”的人物。一天，他来到王蒙家，寒暄之后，便开始与王蒙高谈阔论，二人真是惺惺惜惺惺，开怀畅谈了大半天，到了掌灯时分，方结束。

谢安起身告辞，王蒙送出门外很远。回来后，王蒙的儿子问他：“那位谢安到底如何？”王蒙沉吟半晌说：“后生可畏！”谢安与王蒙交谈后，也感到大长见识，对王蒙也非常敬佩，对人说：“王蒙话虽不多，却句句有味。”

谢安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引起了朝廷的重视，339年，司徒司马岳召谢安到自己府去做掾属，而谢安对此却不感兴趣，声称自己体弱多病，不能胜任，婉言加以拒绝。这时的司徒是司马岳，司徒以前称为丞相，丞相王导是这年七月病故的，八月就改丞相为司徒，王导生前见过谢安，对谢安也非常器重。要说司徒司马岳和谢安还有亲属关系，即司马岳的妻子褚蒜子是谢安伯父谢鲲外孙女。按辈分，司马岳是谢安的侄儿女婿。

谢安执意不肯做官，他离开建康，来到会稽郡(今浙江绍兴、宁波、舟山一带)。这里是南中国风景点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，有会稽山、四明山、富春江、浦阳江、曹娥江等佳山丽水，这里重峦叠嶂，激流飞瀑，奇洞幽穴，明湖秀屿，构成无数奇美的景观。许多渡江的名士都喜欢来这游玩，流连忘返。大画家顾恺之有一次来到会稽，被这里的景色所吸引，以致于夜不能寐，盘桓了数日后，因公务在身，才离开去。回到建康后，对人们说：“那里成百成千的山岩一个比一个美，成千成万的溪水一条比一条清。花草树木覆盖在山坡上，阳光下远远望去，恍如一片片锦云，一匹匹彩霞，仿佛在天上一样，绝妙之至，真非人间景观。”会稽的治所山阴(今绍兴)更是一座千古名城，在春秋时，越王勾践曾在这里卧薪尝胆，越王台、越王寨、越王墓都成了名胜。其中还有一低平的小山，人称西施山，行人每经至此处，不禁想起那位绝代佳人，唤起好多的憧憬。在会稽城南的会稽山麓和平原的毗接处，一座座山峦跌宕多姿，王献之曾形容说：“在山阴道上行走，山水之美，简直令人应接不暇。”

谢安来到后，自然就喜欢上这个地方，索性就住了下来。他在四明山西北的东山，也就是现在的浙江省虞县西南约四十五里处，建造房屋。房屋古朴雅致，门前种着花草，小路弯弯曲曲，通向山下。虽为偏僻，却怡然自得。东山的峰峦高高耸立在众山之上，就像鸾鸟在飞、仙鹤在舞一样。在房屋附近，他修了条路，还有两处亭堂：一个叫“白云”，供白日饮酒歇息用；另一个叫“明月”，自然供晚上赏月之用。亭堂很是宽敞，内有石桌、石椅，坐于此处，四周皆风景，加之有酒、有菜，怎能不诗兴大发，玄言如泉涌呢。

来会稽的有王羲之、孙绰、许询、支遁等名士，众人出则游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。这时，大书法家王羲之任会稽内史，虽然他较为

务实，其实也濡染于庄老。他以一郡之长的身份，为名士们的游玩提供了很多方便。到了后来，他干脆就辞去官职，一心一意地游山玩水。孙绰也是世家子弟，曾在会稽游放山水十多年，并作《遂初赋》、《天台山赋》，为此明志。在幼年的时候，就被人称为神童，一生都不做官，一直隐居在会稽幽究山。他以五言诗著名，被称为：“妙绝时人”，与孙绰齐名，世称“孙许”，都是玄言诗的代表。名僧支遁既精通佛典，又精通庄老，并且善于写诗作文，在世俗名士中声望极高。这些人聚在一起或者寻幽青山，或者垂钓水滨，或者清谈玄理，或者吟咏诗章，王羲之曾得意地说：“我终当快乐而死！”

谢安虽躲避于东山，却依然有人在想他，340年扬州刺史庾冰看中谢安的名气，三番五次派人前来请他出仕。庾冰当时正在执政，又是皇亲国戚，谢安实在没有办法，就只好出来做官，但他仍然心不在焉，只敷衍了一个月，找了个借口辞职回到东山。后来，朝廷又召他去做尚书郎及会稽王司马昱的僚友，这次，他去也没去，直截了当地回绝了。

在谢家中，能谈玄的不只谢安一人，同辈中的堂兄谢尚、大哥谢奕、四弟谢万也都是谈玄的高手。和谢安不同的是三个人一面谈玄，一面做着官。谢尚放达、任诞、风流，却不乏实才与理智；谢奕纵酒背礼，希心方外，做将军时，也没出多大的闪失；只有谢万，成了一个败北将军，这只是后来的事。不过只因谢氏在官场大有人在，门第兴旺，谢安才能得以肆意逍遥，不会为游资犯愁，更用不着去神为形役，苦心劳身。

谢尚是谢鲲的长子，生于北方，二三岁的时候，随父亲南迁到豫章。小的时候，就表现出头脑敏捷，善于言辞，谢鲲做大将军时，经常有一些人前来拜访。有一次一位名士当着大家的面夸奖谢尚，说他

像孔子的第一高足颜回，谢尚马上应声说道：“这里没有孔子，哪来的颜回？”语音刚落，赢得在座客人的喝彩，想不到小小年纪竟反应如此机敏。那个时候，是一个看重语言机警有味的时代，一句恰如其分的俏皮话，一个无伤大雅的幽默或挖苦，一个简要而充满机锋的隽语，往往就能赢得一个名士的头衔，甚至赢得一顶乌纱帽。谢尚看来要子承父业了。他经常去拜访大名士殷浩，向他请教玄理。殷浩十分善于玄言，被当时风流谈客所推崇。在他的指教下，谢尚也成为了清谈能手，经常与王导等名士兼达官清谈。他还写过一篇《谈赋》，其中有几句是描写清谈的情状：“裴裴，若有若无。理远旨邈，辞简心虚。”也就是说：“清谈时文采斐然，娓娓不绝，其内容似乎实实在在，易于把握；又似乎缥缈缈缈，难以捕捉。理趣是多么的玄妙，意味是多么的深远，语言是多么简约，心怀是多么虚静啊！”谢尚比谢安大十二岁。谢安幼时，谢尚就已出落成一个风神楚楚的青年，一个潇洒不羁的名士。当时人评价他的风格是：“清易令达”、“率易挺达”、“清畅似达”。他仪容既美，又好修饰，常常穿一条绣有花纹的套裤，更显得风流倜傥，与众不同。

343年，晋康帝司马岳即位，褚蒜子也就成为皇后。翌年，朝廷下诏表彰谢尚，并擢升其为南中郎将，其他官职照旧。不久，又诏他都督四个郡的军事，兼江州刺史。又过不久，转为西中郎将，一年之内，谢尚一下子连升三级。

就在谢尚官运亨通的时候，谢安到了娶亲的年龄。344年，谢安娶刘的妹妹为妻。刘善谈玄理，与王蒙齐名，同被推为风流领袖。其笃好庄老，放任自然。名士孙绰曾评论他的行状是“居官无官官之事，处事无事事之心”。他与谢安、王羲之关系甚密。虽然谢安仍然无官无禄，但刘看重他的名气，两人志趣相投，故把妹妹嫁给他。刘

的妹妹性格爽快，颇有姿色，受其兄影响，也善玄语，与谢安也算相配。成家以后，谢安有时索性带着妻子一起去东山，甚至几个月，双双游玩于山水之间，好不惬意。

谢安的大哥谢奕比谢安成家早五六年，谢安成婚的时候，谢奕的长子谢玄已经两岁了。谢奕本人放诞不羁，很早就在士林中有名气。谢奕嗜酒，酒量很大，喝起来酒来不拘礼节，对上级也不在乎。谢奕做过安西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于358年病故。

谢安四弟谢万是令谢安最担心的。谢万喜欢张狂，在士林中虽也有声名，但名气远不及在东山栖迟的谢安。当时有“攀安提万”之说，也就是说必须攀登才能达到谢安的高度，但在攀登中又可提拉着等而下之的谢万，因此可知他比谢安还差着一大截子呢！谢安深知这位四弟任性浮躁、华而不实，故在谢万任吴兴太守时，谢安也跟他来到郡中。因谢万喜欢晚起，贻误了不少政事，谢安常常一大早就来到他居室门前，硬是把他从梦乡中唤起。

虽然谢氏家族中的人相继出仕做官，但因其根基不深，势力也不太显赫，所以还是不免被人所轻视。有一次，在建康，名士阮裕来拜访谢安，恰巧谢万也在座，他一向随随便便。当着客人的面向谢安索取便器要小便。阮裕见他毫无大户人家的修养，当场轻蔑地说：“真是新出门户，十分无礼。”还有一次，谢安和谢万外出经过吴郡，谢万提议顺便去拜访琅王氏子弟王怡。谢安深知不会受到礼遇，坚持不肯前往，免得自讨没趣。谢万不听，只好独自前去。王怡看到谢万来访，面目毫无表情，只是陪谢万在厅中略坐片刻，就起身走入室内。谢万心中暗喜，以为王怡将厚加款待，谁知等了很久，王怡才披头散发地出来，原来他刚刚洗过头。他抬起眼，看谢万还没走，也不打招

呼，只是坐在阳光下晒头发，态度高傲，全无招待的意思，谢万只好尴尬告别。

谢万讲究举止神态，特别留意衣饰，喜欢标新立异，头上常佩戴着白纶布，风流潇洒，不同凡俗。他的岳父王述也是一位世家子弟，因在士林中知名较迟，所以有人说他“痴”。谢万有一次去拜访他，头戴白纶巾，乘着平肩舆（一种由四人抬扛的轻便轿子），不用通报，径直进入前厅，对岳父大人没头没脑地说：“都说你痴，你真的痴吗？”那时名士对于长幼之礼不很严，有的儿子甚至当面直呼父亲的名字，所以王述对此并不生气，倒是很欣赏女婿的直率脾气，悠然自得道：“我哪里是痴，不过是大器晚成而已”。谢万精通“四本论”。“四本论”是魏晋名士清谈的重要话题之一，辨析人的才能与性格的关系问题，在这方面共有四种看法，有人认为二者相同，有人认为二者相异，有人认为二者相合，有人认为二者相离，故称“四本论”。有人曾向谢万请教这“四本论”，谢万讲得滔滔不绝，头头是道，非常精彩。

345年，喜用名士，长于玄言的会稽王司马昱一当上丞相，就立即请谢万等名士为僚属。于是谢万走马上任了：头戴白纶巾，身穿鹤裘氅，足登木底鞋，与司马昱相见不谈政事谈玄虚，并且整整谈了一天。年仅二十四五岁的谢万踌躇满志，好不神气。

348年，朝廷吏部尚书范汪举荐谢安作吏部侍郎。吏部是主管人才选拔和官员升迁的机要部门，吏部侍郎是吏部尚书手下最有实权的官职，谢安对此却无动于衷，毫不感兴趣。他写了封短信交给官差，陈述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要继续隐遁的决心，又比较委婉地加以拒绝。

朝廷数次召谢安去做官，谢安三番五次加以推托、搪塞，根本就无视朝廷和权贵的旨意，于是，有司启奏朝廷，宣布谢安被“禁锢终身”，终生不得起用。谢安听后，并不介意，只淡然一笑，倒觉得从此省了许多麻烦。于是回到会稽，打算一生永远和山林鱼鸟为伍。有的时候，他独自来到深山，走累了，就坐在一块流水环绕草木掩映的山岩上，远离喧嚣的尘俗，静听溪水淙淙，鸟鸣嚶嚶，树叶喁喁，不禁悠然遐思，猛地想起远古那位轻辞王位的高尚隐者伯夷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此情此境，离伯夷何远之有！”

无论别人在官场上怎样明争暗斗，或升或降，都与谢安无关，他决心做一位隐士，沉浸山水风光之中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没有约束，没有限制，煮酒吟诗，来去自由。

东晋的士风比西晋是有所变化的，从露骨的放纵任诞转向了精神上逍遥自适，表面上并不公然无顾忌地冒犯“礼”，践踏“礼”，但实际上对“礼”依旧漠不关心。这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放达，人们更多地追求精神上的逍遥。那种粗鄙放肆的纵酒裸体逐渐被“雅人深致”所代替。“放达”更加内向化、文雅化了。谢安逐渐成为这种士风的典型代表。

谢安多才多艺。他整个一生都酷好音乐，善于弹琴。他经常使用的一把鸣琴保留到后代。这和其堂兄谢尚有些相似。谢尚精通数种乐器，并且能边弹边唱。据说，有一次桓温请他弹筝，他理好筝弦，调好音，眼望着窗外高远的天际，那时已是深秋，树叶飘零，寒雁南归，他想到流光人，岁月易逝，便弹出一曲《秋风》，随口唱道：“秋风意殊迫！……”谢安还会跳舞，曾在宴会上为人跳舞助兴，不仅如此，他从小就练就一手好字，善于写行书，大书法家王羲之看后都不禁发生赞叹，称谢安为“解书者”。除此外，谢安对绘画也颇有

研究，鉴赏水平很高，他十分赏识当时大画家顾恺之的画卷，说是自有苍生以来所没有的。当时人称顾恺之有“三绝”，即画绝、才绝、痴绝。他在绘画中改变了汉魏以来古拙之风，特别着重在表现画中人物的神情，因此点睛成为传神的一种重要手段。

谢安在士林中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一方面是谢家逐渐成为一个颇有声望不可小觑的“门户”，另一方面，谢安几次被朝廷征召，又几次加以婉拒，不去应召，名声也就越高。加之其多才多艺，能言善辩，风流倜傥，慢慢成为人们爱慕崇拜的偶像，甚至处处模仿他举止行为。

他有位同乡原为中宿县的县令，后来被罢免官职，临行时来拜访谢安。谢安请其落座。客人因官场失意，情绪自然不佳，谈不上几句，心情显得越加沉重，脸色通红。谢安问其回去的路费够不够，那人囊中羞涩，原来是来谢安处“化缘”的，不过他还有五万把派不上用场换不来钞票的蒲葵扇。谢安微微一笑，让他暂住几日。第二天便从中随意拿一把蒲葵扇，与人谈论时总握在手中，看上去十分的潇洒，由于他的威望和名气，使得士人们争相打听、购买蒲葵扇，于是那位老乡蒲葵扇的价格上涨数倍，他五万把扇子全部出手，不仅解了燃眉之急，还发了一笔小财，乐滋滋地回家了。

谢安虽然生长在南方，但其祖籍是在今天的河南省，父母都讲河南话，所以，谢安深受影响，讲话时仍带一口比较浓重的乡音，加上他还患有鼻炎，声调就更浊了。凑巧的是，据说他用这种声调作“洛下书生咏”，听起来有一种特别优雅的风韵。于是众士人竞相效法，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鼻炎，发音很流畅，难以产生那种特殊的味儿，为了学得像一些，只得用手捏着鼻子讲话。可见，当时士人仿效谢安的风靡程度。